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為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

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黄沁鎮守廣西雍不為禮又自奉尊嚴三司皆

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福清人副使張斆皆銜之會柳

潯蠻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

財帝遣官往勘宜斆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

廣躬親矢石軍門設銅鼓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

押無所假令行禁止寇盜寢息鎮守中官素驕恣亦

惕息無敢肆既去粵人念其功立祠祀

馬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追謚襄毅

夏閏六月築邊墻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于事為便時尚書白圭以陜民方困奏緩其役旣而冦入孤山堡（在葭州府谷縣西北）復犯榆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内地若

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事具前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在府谷縣東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墻樞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墻橫一斜二如置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

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

李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在今安西府淵泉縣西北流逕敦煌縣入于哈喇諾爾按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今改諜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黙克里輝和爾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日輝和爾一日哈勒琿其頭目各不相統屬按哈勒琿舊作哈剌灰今改退居苦峪注見前

明代財用不足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數臣下遂得肆其私竊乾沒使能慎毅三平時預加之制節謹度何遽至於入不敷出迨

文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懾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國事焉事在十三年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宋以邵陽郡置府元為路明仍為府今府屬湖南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

因月言還內秩取前山澤非特臨渴掘井緩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輿薪亦何濟于當試至湖廣一隅之旋問探下過問地於功何至役夫五千五萬兩所得金僅三十餘兩積一歲之獲不足以償勞費是官吏之漏卮中飽皆不可知而民之因役死亡因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還不許加少保未幾卒贈太師時五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字叔溫壽光人禮部右侍郎劉吉字祐之博野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

果滋甚憲宗此舉上下交病可謂昧于治理矣

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珝性疏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于西内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高密人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

王子生已六年
心宗竟毫無聞
見即皆情不應
王此照鏡窺老
之事或由傳聞
也甚亦未可知
任既迎皇子至
明事已彰著定

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堦下髮披地（時胎髮猶未剪）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

右出閣一切自有常儀何輅向閣臣商處之之案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克自主其他尚足問乎

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

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妃使使賜死或曰自縊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事具前亦名潞河洪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漕運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一人統領官軍專督漕運楊茂言自張家灣在通州南為南北水陸要道

舍舟車轉至都下僅直不費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尚存修牐瀦水用小舟剥運便帝遣尚書楊鼎字宗器陜西咸寧人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宫墻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注見前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渌水澄澹川亭望遠為遊矚之勝所閘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梁河注見前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

牐河隨旱澇啓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鋭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是時于元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堨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們都埒伽嘉色凌遣使入朝

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埒故立為汗及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専恣日甚們都埒部陀羅該舊作脱羅干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今並改後倣此等謀殺之未幾們都

埒亦寇諸強酋相繼畧盡邊人稍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歳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桂陽人總督兩廣軍務

景泰之立臣不以正且七年中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浮掠名為鵰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隋縣今屬柳州府陽朔亦隋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林府蒼梧注見前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明洪武中置縣今屬慶遠府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本唐蒙州今屬平樂府處之俾其子孫世為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不能以敬其友愛曲全大倫致成尊門之釁雖由于小人貪功啟釁而積嫌生變禍固自招但徐有貞等久經委質稱臣爾其爵祿乃于廢黜之際病甲誣誤並且蒙以泉稱戾謚于情理實非所宜憲宗能不以前事介懷議復帝號再命加謚修陵詔旨

十二月改謚郕戾王為景皇帝

初荆門州訓導高瑤字庭堅閩縣人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蹟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湖廣岳州人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某

必謂然仁義于
景泰敦親親之
情于英宗成趙
也之大可稱合
笑黎淳妄欲獻
媚帝思報引漢
昌邑吏始爲比
擬不于倫其心
術尚可問耶

王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又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 鄞人）亦言郕王有功社稷請改謚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言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郕王踐祚戡亂保邦奸臣懷搆請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

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

司修飭陵寢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勅羣臣修省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荊襄流民

初白圭既平劉通荊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

寇掠南漳內鄉注與見前諸縣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

以民屯聚為盜囬法所必誅但亂殲其渠魁擒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章之衆自應亟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亂源項忠乃于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擅殺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撫

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忠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其戍者舟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殺尚書白圭亦言流民宜隨在著籍帝皆不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舊唐書地理志荆州松滋本漢縣名屬廬江郡晉時松滋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縣因而不改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其後松滋遂隸于荆州南雍遂併于襄陽今襄陽府南北朝時為南雍州

綏著籍控馭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遠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順義人）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陜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舊曰鄖鄉元改鄖縣明初屬均州）居竹（即竹山明初省尋復）置房（即房縣注見前）上津（西魏縣今省）商（即商州注見前）洛（即洛南隋縣今屬商州）

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州府制既定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　洵陽漢縣今與白河俱屬興安州山陽今屬商州吳遠安福人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宜賓人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

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踰年卒部民為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噴之乃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一用度不節二工役勞民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

三邊軍儲守沿邊閫臨設雲南廵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内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鋭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祐給事萬妃于昭德宫遷御馬監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字宗器孝感人討灣溪蠻寨名地在今平越府黄平州重安麽司境蠻破之尋命瓚兼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

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蠻寨名地在今遵義府播州麽司境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即征之事在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設安寧宣撫司即以輝子友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冦邊西鄙繹騷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

勢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為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旣而瓚自率兵攻白草壩番寨在龍安府平武縣西南唐吐番遺種最為强悍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在十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

即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

二十七卷帝為之序

以戸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守中官錢

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

為右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

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

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遺安南王王

帶綵繒珍竒諸物紿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交通干崖注見前孟密亦曰猛密本隷木邦土司後爲思柄所竊據事詳後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恕上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事在明年能事立解恕居雲南九月歳行數外黔國公沐琮以下咸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于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廠氣燄煽張羅織內外其勢力益復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王瓦案發宦大明殺人事甚

暘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聞天下　沐琮字廷芳昂之孫

南京大雷雨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摘奸益幸直

其操術亦知此此君蓋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畀自此廠衛與刑竊柄日熾遂肆逮末世而元氣斲削殆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實難辭作俑之咎耶

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擿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為懲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

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慍曰用一内竪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懐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偕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

歸御馬監調韋瑛邉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

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海人者

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

詔復開西厰于是直燄愈熾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

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奏令郎中姚璧浙江桐廬人持

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山東歷城人郤曰奏出項

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昺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既署名即遣報直直銜之搆忠下獄初錦衣千戶吳綬從忠討宸濠忠劾其罪綬深恨之及是西廠復設直以綬為腹心綬遂挾前憾誣忠受太監黃賜請屬用劉江為江西都指揮語庭鞫之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白者遂斥為民直又譖輅納指揮楊總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昌黎人下獄

太子出閣就學誠教所當慎重覃吉即老成舊閹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爾備宮僚以資啟迪乃委之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户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浙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雖出閣老奄覃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内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

寺人寶為非體幸而吉尚謹愿不致貽累榮求然欽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厪霸聖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急手孝經時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河間獻縣人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顔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尚書三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顔三衛入市以互市之税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歳星同晝見

汪直行遼東邊

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服櫜鞬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心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曰

夜講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廵撫李衍直隷真定人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即八字溝在陳州府淮寧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行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滎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

即塞

己亥 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

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贓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典祭祀帝改為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

益獻淫邪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字子英岐山人）等五十六人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于威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破之

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

延綏守臣奏寇渡河入靖虜注見前越劾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為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闕名在大同縣東北潛行至猫兒莊注亦見前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越封威寧伯直增禄三百石

中涓錄囚濫觴
于正統體統褻
褻已非一日但
熱審朝審之制
自永樂以來守
而不變何至憲
宗竟盡改舊章
概行罷廢而以
會議大典專任
宦官廷臣遂無
由過問紀綱倒
置甚矣況其矜
疑放遣較常倍
增則由若輩欲
假姑息博美名
不復顧明刑本

辛丑 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于熱審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齋敕 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奉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

惡盈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奸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宜者必其通意旨者也不然必甚流離顛躓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異謀或受囑託而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卿

壬寅 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

汪直藉西厰以肆毒王越陳鉞倚璫勢以橫行朝臣豈無聞見何竟箝口不言使非阿丑以滑稽進諫憲宗終無由覺悟習是盈庭察采乃優伶之不若乎追

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厰尚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罷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厰許之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厰不復設中外欣然

巨璫既去始摭拾陳言聯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誰則不能而建言者猶靦然自居於抗直亦可醜矣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逍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帝喜進哈商左都督

六月韃靼冦延綏官軍擊敗之

伊斯瑪音入冦延綏指揮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敗之于塔兒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巡撫何喬新（字廷秀文淵之子）指揮同知支玉（山西聞喜人）敗之于天窊梁中崙（在山西保德州河曲縣西北）千

户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在龍州府谷縣北總兵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在榆林府榆林縣北參軍董升周璽字廷玉遷安人敗之于黑石崖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黄河時冦扼于邊墻不得出遂大衄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又河南霪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民居漂没者無數溺死數萬人

癸卯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冦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伊斯瑪音既死其入冦者俊稱小王子率兵三萬冦大同連營

延綏之役敵勢頗張劉寧等如果分路克捷抵於邊牆大捷之後自應稍知懲懼何甫踰年復侵掠大同則前此之虚妄可知矣且許寧以持重飾其畏葸及官軍覆潰復敢掩敗為功豈可不加顯戮以作士氣乃僅予降

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别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别堡王趣戰使衆哭于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鐣（思縣人）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為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敵銳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卻之已而巡按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鐣新俱下獄鐣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閒住順聖川在宣化府西寧縣東秦紘字世纓單人周玉）

官閒住究為縱惡失刑軍政之壞至明季而極矣

字廷璧滁人程春震雲夢人

秋八月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減直降奉御越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並斥直黨右都御史戴縉為民後韋瑛亦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

總督朱英文章薦之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徵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荅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旌表僧繼曉江夏人母朱氏

繼曉以秘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為法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縻帑數十萬其母

斷從一之義別律不可不嚴也旌表毋本出偶父母為齊民婦不意乃以細故陳乞竟得濫邀旌揚之典豈國典而始為虛文所之[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下心勸懲是亦知其於風何有邊諸由徇私恩安可長宦何以立綱常風化之理乎

朱氏本猖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旌其門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揲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竊據孟密與木邦貳分兵稱掠黔國公沐

琮以聞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奏聞兵部尚書張鵬（鵬于成化初復官累進尚書）主用兵下廷臣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宜撫因遣御史程宗（常熟人）往撫（事在十八年）曩罕弄畏隣境不平遣人從間道至京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乃木邦之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

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為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勑隣境土官合兵蹙之彼奚能為事將寑而程宗受安風旨復奏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之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林俊抗鯁得罪張黻疏奏幾危二人皆無言責並著直聲刑曹後府之謫足令言官抱愧獨是俊黻詔獄將誅大呂何竟若罔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黻（吉水人）于獄尋釋之並謫官

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帝大怒下俊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太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

門知喋無一語
向力爭雖救乃
山懐恩不且為
丁渭所鄙笑乎
狀固在當時似
為俊俊但林俊
而初梁芳若輩
我而覆曷讒恩
同獨能不左袒
同類轉欲保全
且臣或與梁芳
不不相能故借
以以陷旗美名
五五門戸耶

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亦尋悟

獄遂解俊謫雲南姚州注見前判官瀫師宗本蠻地元置州今州屬澂江府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

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部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畧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日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

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俸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于外者悉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憑依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胥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

行之戲椽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
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
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膏脂不以養賢
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
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汚玷朝
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無寧工
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
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内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
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
徒率假進奉為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
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為軍
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
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
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貫停鹽課暫假造寺
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
殷謙字文撝泳州人杜銘成都金堂人李木四川

諫垣應詔陳言批論時政憲宗既優旨容頗見採行足彰轉圜之美乃因修省不即加罪而心忌其言竟遣謫亦殊失初心

富順人劉俊河南新鄉人張鎣華亭人田景暘保定人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趙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鄞人御史汪奎字文燦婺源人主事張吉字克修餘干人南京員外郎彭綱字性仁清江人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令尹旻出俊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

亦豈得云應天以實至然令予奪尤朝廷馭下大權即有應行罷謫之人亦當視其人之自取何可稍存私意顧渭諭部臣出之于外且書名屏晨俟奏遣而後貶之夫豈人君大公至正之道哉

有罷愈甚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曰糜費帑金寶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名祐杬帝第四子時興王猶未封此言興王乃史臣追叙之文）太監懷恩同爭帝不懌斥

宋景公不肯以民歲移灾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忽諸况饑饉薦臻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諛詞干進兗謂星變之咎

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悦擢禮部右侍郎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頼秦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国家之福安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忱其言而重加選擢是惟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民之為己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九月劉珝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珝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下獄珝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珝密疏諫帝皆不悅珝常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珝汪直罷衰安揣知西廠可罷邀珝同奏珝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帝疑未發會珝子鎡縱誕日邀妓狎飲安乃使人為劉公子曲

增飾織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入詽翔書安與劉吉佯驚救且言當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翔遂具疏乞休其實排翔使去者安吉兩人也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汪直敗後文升復官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漕運及是召長兵部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時有所言孜省深嫉之

十二月以彭華安福人時族弟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預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

閣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

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株連侍郎李裕黎淳皆得罪康永韶亦斥為民李裕字

資德豐城人旻致仕去龍除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

年以風疾罷

丙午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

代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
心慕之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
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
切帝愈不悦令恕致仕調文升南京以李孜省譖也朝野大
駭
遠廣東布政使陳選字士賢臨海人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

南汪直出巡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

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

尚簡易獨于臧吏無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

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横奏乞均徭戶六十人

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由是怒選番人

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

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禺令高瑤發眷通番事

沒其資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人淳安不敢詰選移檄

奬之且聞于朝眷愈篤選益甚遂誣奏瑶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新喻人及廵按御史徐同愛常山人勘之眷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証聚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瑶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聚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孑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瑶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納賄養奸致眷横行朐臆摧滅清流勘官李行頤指假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

賂噉臣臣雖骨役敢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必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隕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春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選後追謚忠愍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賂為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為之事具前至是輝死友誣愛謀逆聞于朝遣喬新

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寛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令但宜二人面質眞偽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以尹直為戸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為兵部侍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倖倖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歛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戸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擅行至于後宮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證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蠱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乎及孝宗初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祐杬興王（已見前）祐楠（帝第五子）岐王（後之藩德安）祐檳（帝第六子）益王（後之藩建昌）祐楎（帝第七子）衡王（後之藩青州）祐樗（帝第八子）雍王（後之藩衡州）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及是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是為孝宗）

赦

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為不蕃矣妃果妬毒豈能勝貴無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妾之假附亂政從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

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都督萬喜(萬貴妃弟)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番禺人)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綱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

此哉究其貪婪訛于成化閒事豈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萬安阿奉宦官指其秦引嬖進即不以正甚至緣附椒房冒稱同姓為梯榮圖寵之階尤諂鄙無恥迨閣議逮萬氏親屬輒欲以久不往來希圖掩覆小人情

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

伏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興濟人

先是孝穆太后薨即紀妃紀內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

位魚臺丞徐項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薨故

廷臣議逮萬氏親下錦衣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

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

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

態至此畢露矣及為懷恩所斥猶復覥顏戀棧數跪求哀真不復知人間有羞愧事此等鄙夫之無所不至哉

西宮時吳后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太后禮

萬安罷

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

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邪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御史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文責湘卿人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

復用云

追諡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宫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訪得實皆譎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倣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慽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

求寧受百欺萬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間念誦輒欷歔泣下也）

以禮部侍郎徐溥（字時用宜興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溥在閣務守成法鎮以安靜嘗言國家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但患

不能守耳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萬安者輒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尹直罷以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練習典故有經濟志入閣後正色無所依違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逮梁芳李孜省下獄十二月孜省死于獄

芳等旣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人大興言芳

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榜掠死常恩王

芝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徙邊

芳卒㢘死

葬茂陵在昌平州聚寶山東少南

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明史贊曰憲宗踐祚之後上景帝尊號䘏于謙之冤

時際休明朝多耆彥蠲賦省刑閭里充足仁宣之治

庶幾後見顧以任用汪直盜竊威柄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宦寺之禍固可畏哉

禮部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其書帝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幣下詔刊行既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擿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孝宗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孝宗是時立朱
逾年諒闇之中
本不當舉行耕
藉即云典不可
缺亦祇應從躬
秉耒以為褻矣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初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會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名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邪斥去之

乃竟設宴如常實為非禮焉夫升自當門北據坐在陛頗不言燕衎之失而止咎教坊之淆亂宸聰已為昧于輕重況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遽以厲色相干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于君父之側悍然傲色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字于喬餘姚人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謏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顧亟寢前命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為忠順王從其國人請也

三月帝視國子監

發辭敬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無識轉從而張大其詞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為訓耶

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遷罷即以新除者易之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

謝遷為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

主事張吉餘干人王純仙居人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

祥字天瑞麻城人敖毓元新喻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字靜夫泰州人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

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韃靼求貢

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

之自是與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顔猛可王今改等屢入貢漸往

來套中出沒為寇

六月癸巳朔日食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繼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璠長洲人等

劾曉罪大惡極不當宥命棄市

土魯番殺忠順王哈商復據哈密

土魯番阿里死子阿哈瑪特舊作阿黑麻今改後倣此嗣為蘇勒

坦聞哈商封忠順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封乃偽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伊蘭據其地已而哈密卻指揮阿穆呼朗覘伊蘭單弱請援于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以力薄不能守引還阿穆呼朗舊作阿木郎今改後倣此

己酉

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字用之壽州人于獄戍之

帝即位後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智疏論萬安持祿怙寵劉吉附下罔上尹直挾詐懷奸文祥疏言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駭聞莫不驚駭請再頒明

言官以意氣用事明代結習可惜至末流遂以此僨敗況孝宗朝庶政維新而諸臣所言尚摭拾先朝舊事何前日之寒蟬一旦盡變為鳴鳳乎至王恕等皆以老成布列班聯初無大過端鼒乃恣私逞臆抨擊自豪居心已不可問且受知州倪金賂遺

詔廣求直言庶不隨奸謀足彰聖德鼒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閒及人望王恕以盛暑請暫輟經筵鼒三疏論敗又嘗劾尚書周洪謨馬文升等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使人啗御史魏璋鄢陵人曰君能去鼒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鼒短會壽州知州劉槩齊寧人嘗餽鼒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鼒喜以書示客璋得間適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長安人薦鼒及劉槩可任璋遂嗾

奴夢尤非臣子所宜出獲罪實由自取然劉吉以私憾陷害糾彈借端搆獄奸惡更甚耳

同官陳景隆長樂人劾吉人私立朋黨因及槩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并竄入智與文祥等名恐下詔獄欲盡置之死何喬新彭韶力持之王恕亦上疏申救于是免槩戍邊吉人削籍鄒智摩文祥貶官璋遂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俟其

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閱詔錦衣衛緝捕給

騎士千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乞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舊時黃沁交會于武陟正統中河決滎澤而南不與沁合其後鑿渠引之時疏時塞至是河自祥符東北翟家口決埽頭五處入于沁溢

為二一自于家店在陽武縣東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

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荆隆口在縣東亦曰金龍口漫祥符

潰儀封縣之黃陵岡注見前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

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害布政使徐恪（字公肅常熟人）力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戶部侍郎白昂（武進人）總理其事昂築陽武長隄濬宿州古汴河（即古蒗蕩渠注已見前其故道在宿州者自河南永城縣流入又東南經靈璧入泗州界今河已湮塞有故隄尚存）又濬歸德睢河（注見前）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

秋七月詔求直言

京師霪雨南京風雷故有是詔

預備倉之設固以廣為儲蓄以御凶荒但良法美意亦當措置有方猶于通行無阻若必十里而積粟萬石則將郡縣何所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賜故少保于謙謚

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謚肅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

功後萬歷中改謚忠肅

庚戌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預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

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詔

取貲務必騁羅羅騷欲與利而塼以滋弊況今州縣半官皆以及數者為註擢則有司惟志在取盈必至橫征苛派累及閭閻尚何貴惠之足言乎

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杵臼案內杵三星內臼四星在危宿上逼營室注見前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在昌平州南曰南沙河下流與北沙河合至義順縣入白河修橋江西造磁器南海子繕垣牆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初吉在成化時無所規正

及帝即位見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于閣臣居首兩人凡有論建吉每署名于前竊時譽以自益焉

京師地震

辛亥四年春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泒鎮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溥之孫貪暴不法景逮下獄法司論當死以連姻周太后家有與援反訐紘不已命逮紘并鞫詔宥景死紘亦罷歸紘被逮時方議討役

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因服就繫謂宮校曰兩廣總戎雖虛總制體尊還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

秋八月封弟五人為王

祐榰憲宗第九子壽王初封保寧後以故王世絶之藩德安祐梈憲宗第十一子汝王之藩衛輝祐橓憲宗第十二子涇王之藩沂州祐柜憲宗第十三子榮王正德中始之藩常德祐楷憲宗第十四子申王未之藩卒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孝宗初政清明之非成化時可比但既欲任人圖治即當鑒擇正邪持以明斷乃劉吉懷私曲而鄒魯挾怨妄評致喬新竟不安其位迨窮治而驗並不律以誣奏示警僉壬而于魯僅予停俸喬新亦聽其一任廟堂之上變無可否致劉吉輩恣橫自若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銜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御史鄒魯當塗人劾奏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諸人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先是魯覬遷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曲阜人補之魯挾怨故有是奏頃之窮治無驗魯停俸喬新亦遂致仕吉每因事傾異己御史姜洪出按湖廣與總漕都御史爭文移吉奏貶洪官又與中官蔣琮比誣南京給事中方向私逞後湖田并御史姜綰等俱遠繫論罪洪等皆嘗劾吉者也故中之中外側目方向字與義桐城人姜綰字玉卿弋陽人後湖即南北朝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宋以後多淤為田明時置黃冊庫其中以官守之

而王恕彭韶諸人且相繼引去孝宗之不克大有所為實由仁厚多而英察少耳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與乾于其間況大臣當以和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

先是韶由刑部侍郎遷吏部與王恕甄人才覈功實仕路為清及是何喬新既罷帝以韶代之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景泰中王文以尚書入閣至是濬復繼之初內閣職任雖重叙官仍以尚書為尊濬在禮部時王恕亦在吏部雖同為尚書而位居恕下既入閣恕以已長六卿弗讓也濬不悅既而內宴在六年二月濬徑居恕上

夫集事為體不宜介懷位次乃卯簪入閣以後因王恕爭讓居前心懷不悅輒干內宴時俓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衷之義濟稱深于學問者豈明于人而昧于己耶

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

十二月土魯番獻還哈密城

阿哈瑪特既破哈密殺哈商而貢使頻至帝仍善待之阿哈瑪特遣使偕賽瑪爾堪貢獅子甘肅鎮守中官轉惠先圖形進帝納之比使還遣中官蘷行命內閣草勑劉吉等言番戎不宜優寵太過使輕中國事遂寢　賽瑪爾堪古罽賓國注見前按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由是阿哈瑪特以中國易與益桀傲已而帝用馬文升耿裕字好問九疇子言拘留使臣卻貢物敕責令悔罪阿哈瑪特讋懼遣使叩關願獻還哈密及前

阿里所掠金印邊臣以聞許之至是果以城印（事具前）
獻還乃釋所拘使臣而還之
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為南京户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户部奏是歲天下户口之數
户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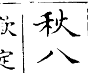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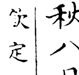
壬子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泰州人）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帝長子張皇后出）為皇太子

夏五月求遺書

六月下御史彭程（字萬里鄱陽人）于獄尋遣戍

程廵視光禄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禄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失下錦衣獄令刑部定罪詰責光禄卿停其俸已而刑部擬程贖杖帝不許命與家屬並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未幾安直皆去而吉獨留柄政既久權勢烜赫帝初頗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終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懌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賜驛歸憲宗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以吉與萬安劉珝同在內閣尹旻殷謙周洪謨張鵬張鎣劉昭等長六部于君德闕失政事汚濁俱無一語故以此譏之及吉為首輔言者攻之不已而吉自如人因呼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群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

吉攬權勢以傾軋為能宜令其久玷府至是以迕見斥轉未當其罪至時論以耐人彈擊目棉花固不免輕薄吉乃妄猜疑遷怒舉者盡阻其上竟令三試不之階逞臆行奸忠寔甚孝何輕聽其言加深察耶

冬十月更中鹽法

洪武時于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至是户部尚書葉淇字本清山陽人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末開納米事例賑陝西河南諸省饑及是尚書王恕言
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
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
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癸丑

六年春二月録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璿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皆
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為副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戴家廟在東平州西　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新昌人督治政尋卒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時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黄陵岡南賈魯河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在滎澤縣東南正統中河嘗決此別鑿新河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

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帝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安平鎮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黄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黄河至此寛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大夏乃興工（在八年正月）築塞黄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逕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

又築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注見前）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箱（在蘭陽縣西北初名銅牙城元嘗置縣後廢）大小二隄相翼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大夏還（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時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黃陵岡既塞于是黃河始全入于淮而北流遂絶）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蒙古非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故忠順王托克

托從孫善巴舊作陝巴今改後做此襲封為王以恩克保剌哈商之弟舊作奄克孛剌今改後做此為都督同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已而諸番索善巴財弊不得皆怨阿穆呼朗又引默克埒人掠土魯番牛馬阿哈瑪特怒至是潛兵夜襲哈密執善巴支解阿穆呼朗仍令伊蘭據其地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德州人都督同知緱謙前往經畧先是哈密變聞卿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西域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强本兵不宜遠出乃推海謙往二人本庸才但

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已而阿哈馬特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欲棄善巴閉嘉峪關不通貢使海等聞之大喜不俟命遽逐土魯番使者封嘉峪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並下吏貶秩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

王恕力持銓政秉正不阿致為奸邪誣劾家垢而去其事寔由于卯濬之陰收害賢曲直固難逃公論然方恕以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何乃希心名譽輙欲以佳傳博取虛聲且令其刊布流傳使宵人得據為口實其自檢之踈固亦不能無責耳

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恨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獄訊狀詞果連濬文泰疏中有云沽直謗君濬筆也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恕揚歷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濬顧忌之由是衆論大不直濬

六月蝗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疏弭災急務勸帝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帝嘉納之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于歲終類奏率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彚分條析未復援証經史為帝槩切言之

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

臣所疾故致仕去

甲寅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

去冬雷雹風雨拔孝陵樹故有是詔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討平都匀苗

都匀苗乜富架長脚等作亂命廷瓚提督軍務討之

廷瓚與兵備副使吳倬淳安人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

寇伏兵擒之乘勝抵其巢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以

歸初成化中設程番府即貴陽府注詳前廷瓚知府事政平

令和苗蠻悅服及是復平苗亂乃上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注俱見前九長官司曰都勻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陸洞曰九名九姓曰豐樂曰樂平曰平定曰陳蒙爛土其人皆世祿恣虐激變至亂垂數十年今始克定請于二衛改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即治衛城州二曰獨山即九名九姓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勻府麻哈元麻峽縣明初為麻哈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勻府縣一曰清平即治衛城苗患始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貫字源一淳安人經理蘇湖水利

時三吳大水命貫疏濬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灔沙浮蕩未克施工事具前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相度地勢濬吳江長橋即垂虹橋在縣東凡七十二洞蘇舜欽詩長橋跨空古未有俗因名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在松江府清浦縣西與蘇州府崑山縣接

界水利志湖中有澱山故名陽城在蘇州府長洲縣東北東接崑山縣界崑承在蘇州府常熟縣東南一名隱湖等湖又開大石在崑山縣東南趙屯在清浦縣西北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吴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在吴江縣西北即婁江上源也等處洩崑承湖水由白茆港注見前入海開斜堰在崑山縣西北接常熟縣界七浦在昭文縣東南鹽鐵在常熟縣北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一名七鴉浦七浦諸塘下流也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漊涇在烏程縣西南洩天目安吉注俱見前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吴興志郡有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等

苕霅之水注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在宜興縣通志昔人于震澤之口開瀆百條故名後多湮塞其在縣西南者曰上瀆在縣東北者曰下瀆洮溧陽鎮江練湖在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今名開家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復堙塞初貫奉命奉以主事祝萃自隨及事竣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祝萃字維貞海寧人

八月以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東陽官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甚負文名及是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乙卯八年春正月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寇于涼州

韃靼北部伊巴喇伊木王舊作亦卜剌因王今改後倣此等入套駐特于是小王子及陀羅該子和碩舊作火篩今改後倣此居賀蘭山注見前後與之相倚數為邊患及是入犯涼州寧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說雷同亦豈可獨狥偏見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王西夏尚且許和其失在于畏事而與非多事所見殊為枘鑿

與戰相持數日擒其長一入冦乃遁去

二月乙卯朔日食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諡文莊

濬先以目疾免朝參及是卒贈太傅濬在位時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著書議論亦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至于秦檜誤国之罪與楊廣如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濬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謂其可見施行何詐偽之謬不近人情乃至于此蘇軾稱荀卿好為放言高論而不顧如濬者殆更甚之不如者耳

東陽與遷同日並用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為人傳誦

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日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課諸生行積分法司業二員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

一分經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命諸生于各司分習吏事六部九卿皆有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

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塞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數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餉餽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五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始瀚少子廷機廷機子爌三世俱官祭酒有學行為時所稱 林瀚字亨大閩人廷機字利仁爌字貞恒

冬十二月復哈密

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僭稱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

已馬文升言此冦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畧翥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于帝勅發罕東赤斤苦峪兵命副將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將之隸巡撫許進字季升靈寶人往討進令清統精騎出嘉峪關前行總兵官劉寧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伊濟穆爾川舊作羽集乜川今改夜半大雨雪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拔之伊蘭已先遁去乃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先是張海等既閉嘉峪關

永絕貢道諸番咸歸阿哈瑪特及是許進等復潛師直擣哈密阿哈瑪特益懼乃于十年冬送還善巴款闕求貢朝廷許之仍命善巴為忠順王哈密復安

丙辰九年夏四年以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為户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户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畧無所顧寬通緩征裁節冗濫虛冒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龎泮字元化天台人御史劉紳拔縣人等于獄

岷王奏劾武岡知州劉遜安福人命錦衣官校逮之泮

等率科道官上言錦衣不宜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章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勅撫按官體勘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判等給事中四十二人紳等御史二十人于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鄞縣人請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阯字維立鄞人貽書責滽滽乃率九卿申奏泮等得釋遜亦無事

六月詔舉將才

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應城人請革東厰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嵊縣人員外郎王爵安福人斷獄忤東厰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先是千户吴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後轉鬻樂工袁璘能殁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刼女歸璘往賭不從訟于刑部哲與爵同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已驗瘗東厰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遂教璘妻訟冤于鵬且令前媒者証聶非女母鎮撫司論擬奏下法司廷訊女及媒者具吐實法司奏哲等因公杖人死罪當徒而女止于杖珪不平抗疏曰臣在刑部三年每見鞫問盜賊多東厰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為

明季言官撫拾虛詞自托高論不過市名沽直究于實政無裨甚至朋黨互分排擊異己更有害于國政人心孫磐所陳未嘗不切中時弊然欲定建言為四等則亦拘迂而未達事理蓋當時說論嚻嚻自氣與懷私參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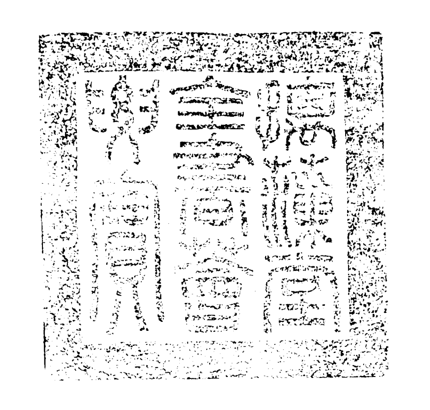
人報仇或受首惡贓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厰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已而觀政進士孫磐遼陽人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取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蓋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

居在上者果能虛公聽剖決真偽以覈是非自可以息羣喙而除結習不此之務而紛紛第其高下又豈正本清源之道乎

別擢敘其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時不能用

俊珪以薦累擢知州有平盜功磐為主事請盡撤還鎮守內臣不從累官至河南僉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許浚